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學

東晉天竺三藏佛陁跋陁羅共法顯 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二 婬戒之餘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欝闍
尼國有一男子共婦邪行與人共通
其夫瞋恨面相呵責後復尒者要當
相治其婦不止夫伺其婬時執彼男
子俱送與王白言大王此婦不良與
是人通願王苦治以書將来時王大
怒勑其有司令乙其手足棄於塜間
時治罪者即於塜間乙其手足仰卧
著地時有比丘在塜間行見此女人
裸身在地彼不正思惟便生欲想語
此女言共作是事女即荅言此形如
是猶可尒耶比丘言可尒女人即許
便共行欲行欲已而去尒時此女親
里知識共相謂言當往塜間看此女
人為死為活便共俱行往詣塜間見
彼乙女仰卧在地身上猶有新行欲
處皆共瞋言汝於苦痛中猶復為此
人之无耻乃至如是耶彼女荅言人
来見逼此非我咎問言逼者何人荅
言沙門釋子衆人驚怪自相謂言沙

門擇子是女人身壞如是猶故不捨
況復全形者宜共防護无令近門此
等敗人何道之有彼比丘尋自疑悔
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我制戒
不得行婬耶比丘荅言我知制戒謂
爲全身但此乙女形壞佛言乙者若
左手及右脚若右手及左脚是名乙
女若婬者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
丘於祇洹中食已入闇眼林中坐禪
時祇洹闇眼林中閒有一女狂發眠
地風吹衣起形體露現時比丘不正
思惟欲心內發便共行婬行婬已尋
即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
我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荅言我知
制戒但是女狂眠佛言婬狂眠女者
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居
士婦父母家住久夫家遣信呼婦令
速還婦將欲還作種種飲食自送之
具時風刀起吹裂女身即便命終毗舍
離土地下濕死人不得久停時宗親
都集即時送此死屍往著曠野送死

屍出共相謂言當速疾去莫令壞爛
使人猒汙送出死屍値大風雨置屍
一處以草覆之明當來燒夜則雨止
天清月出時有比丘夜遊塜間遇到
是處聞新死屍身有塗香便謂是生
人是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即起便婬
死屍行欲已猶故不猒即擔死屍到
自住處通夜行欲晨朝閉户入村乞
食死女親里明日持香油樵火欲燒
死屍到其本處不見死屍復不見鳥
獸所食蹤跡遍求不得開比丘草菴
見死屍在中屍上看見新行欲處見
已便相謂言異哉沙門釋子死者尚
不捨况復生人從今已去宜各防護
莫令沙門得入人舍此等敗物有何
道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
言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行婬耶
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彼是死女佛
言婬死女亦犯波羅夷有三事比丘
行婬犯波羅夷何等三死眠覺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
丘皆使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
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

合僧中受具足戒不還戒戒羸一不出
相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
羅夷不應共住初波羅夷緣訖比丘
者受具足善受具足如法非不如法
和合非不和合可稱歎非不可稱歎
滿二十非不滿是名比丘義㳄和合
僧中受戒者若比丘受具足時善受
具足一白三羯磨无障法和合僧非
別衆滿十僧若過十是為比丘㳄和
合僧中受戒不還戒者欲先明還戒
還戒者是比丘還戒時若愁憂不樂
心定欲捨沙門法不樂行比丘事不
樂擇種子言我欲作沙弥我欲作外
道我欲作俗人受本五欲若向比丘
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外道
出家在家俗人言我捨佛捨法捨僧
捨學捨説捨共住捨共利捨經論捨
比丘捨沙門捨釋種我非比丘非沙
門非擇種我是沙弥是外道是俗人
如本五欲我今受之是名還戒云何
捨佛捨佛者捨正覺捨㝡勝捨一切
智身捨一切見捨無餘智見捨羅睺
羅父捨金色身捨圓光捨三十二相

捨八十種好若捨一二佛名号皆名
捨佛如是捨佛是名捨戒若言捨過
去未来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
不言捨過去未来佛直言捨佛者是
名捨戒若言捨辟支佛是名捨戒過
去未来同如捨佛又外道一切出家
六師弟子各言有佛若比丘實欲捨
此佛假言捨外道佛是不名捨戒得偷
蘭罪若戲笑捨佛得越比尼罪若誤說
心狂無罪云何捨法法者非三世所
攝其相常住所謂无為涅槃離衆煩
惱一切苦患永盡无餘若言捨此法
者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来法是
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来
直言捨法是名捨戒一切外道各自有
法若比丘實欲捨此正法假言捨彼法
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法
者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无罪云何
捨僧僧者世尊弟子僧等向政向智向
法次法向隨順法行謂四雙八輩信
成就戒成就聞成就三昧成就慧成
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應所恭
敬為无上福田若比丘言我捨是僧

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来僧是不
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来
直言捨僧是名捨戒如比丘僧比丘
尼僧亦如是若言我捨衆多比丘是
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
未来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
尼罪若不稱捨過去未来衆多比丘
直言捨衆多比丘者是不名捨戒得
偷蘭罪如衆多比丘衆多比丘尼亦
如是若言我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
得越比尼罪若言捨過去未来一比
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心悔若不
稱言我捨過去未来一比丘直言捨
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如
一比丘一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捨和
上是名捨戒差别如捨僧中說若言
捨阿闍梨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
言捨過去未来阿闍梨是不名捨戒
得越比尼罪若不稱過去未来直言
捨阿闍梨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
戲笑言捨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无
罪如彼外道各自稱為僧若比丘棄
欲捨此僧假言捨外道僧是不名捨

戒得偸蘭罪若戲笑言捨僧得越比
尼罪若誤說心狂无罪云何捨學學
有三種有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
慧學增上戒學者謂波羅提木叉廣
略說增上意學者所謂九次第正受
增上慧學者所謂四真諦彼增上戒
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盡名為學若
比丘言捨此學皆名捨戒如前捨佛
中說世間各自有學如工巧書笇技
術等皆名為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
言捨彼學者是不名捨戒得偸蘭罪
如外道各自有學若比丘欲捨此學
假言捨外道學是不名捨戒得偸蘭
罪若戲笑言捨學得越比尼罪若誤
說心狂捨學无罪云何捨說說有三
種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
十四日者冬第三第七布薩春第三
第七布薩夏第三第七布薩一歲中
此六布薩是名十四日餘十八布薩
十五日合二十四布薩是名十四日
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者有比丘布
薩時若僧不和合一比丘於僧中唱
若僧和合時當作布薩若无一比丘

唱者一切僧得越比丘罪一比丘唱
者一切僧无罪若十五日不和合應
初日布薩初日不和合者二日乃至
應十二日布薩若十二日不和合應
十三日布薩若十四日應正布薩者
十三日不應作中間布薩便就十四
日布薩亦是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
若月大者乃至十三日和合得作中
間布薩若不和合不得十四日應就
十五日布薩亦名中間布薩亦名正
布薩何以故不得頻日布薩應當隔
日布薩是名中間布薩應十四日布
薩者不得停至十五日應十五日布
薩者不得逆十四日若有因緣者得
作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
布薩盡名為說若如是言我捨是說
是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彼諸外道
亦各有說若實欲捨此說假言捨外
道說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
笑捨說者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
捨說无罪云何捨共住共住有二種
一者清淨共住二者相似共住清淨
共住者衆志清淨共作布薩是名清

淨共住相似共住者不清淨作清淨
相與清淨者共作布薩是名相似共
住彼清淨共住相似共住盡名共住
若言我捨共住是名捨戒如上捨佛
中廣說彼諸外道亦有共住若實欲
捨此共住假言捨彼共住是不名捨
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說捨共住得越
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住者无罪
云何捨共利共利者有二種一者法
利二者衣食利法利者名受誦問答
衣食利者同受一施彼法利衣食利
者盡名共利若比丘言我捨此利是
名捨戒餘如上捨佛中廣說若言捨
法利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若
但言我捨衣食利是不名捨戒得偷
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来衣食利是
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不稱過去
未来直言捨衣食利者是不名捨戒
得偷蘭罪彼諸外道亦有共利若實
欲捨此共利假言捨彼共利者不名捨
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共利者得
越比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利者无
罪云何捨經論諸經論有九部若比

丘言我捨此經論者是名捨戒若言
我捨過去未來經論者是不名捨戒
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
經論者是名捨戒若作彼中以佛語
作歌頌若言我捨此歌頌中佛語者
是名捨戒彼諸外道亦有經論者實
欲捨此經論假言捨彼經論者是不
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經論
者不名捨戒得越比尼罪若誤說心
狂捨經論者无罪
復次若比丘言我捨佛佛捨我我離
佛佛離我我遠佛佛遠我我猒佛佛
猒我我休佛佛休我如是皆名捨戒
乃至捨諸經論亦如是是名還戒不
還戒者若瞋恚若卒說若獨說若不
了說若因諍說若獨想說若說前人
不解若向眠者說向狂者說向苦惱
者說向嬰兒說向非人說向畜生說
如是諸說還戒是不名捨戒戒羸者
彼作是念我不如捨佛法僧乃至捨
諸經論彼復作是念我當作沙弥作
俗人作外道彼心念口言未決定向
他人說是名戒羸若說戒羸事者語

語得偷蘭罪復作心念口言我不如
捨佛乃至言我不如作本俗人復作
是言我捨佛者勝乃至我習本俗人
者勝是名戒羸若説戒羸事語語得
偷蘭罪是名戒羸若戒羸行婬法婬
法者謂與女人有命三處中行婬初
中後受樂是名行婬法若比丘戒羸
行婬法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女
有命及死三處行婬初中後受樂如
是非人女有命及死畜生女有命及
死三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
羅夷罪不應共住若人男有命及死
非人男有命及死畜生男有命及死
二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
夷罪不應共住人黄門有命及死非
人黄門有命及死畜生黄門有命及
死二處初中後三時受樂得波羅夷
罪畜生者從象馬乃至雞是名畜生
若犯此畜生者得波羅夷罪象身大
乃至雞身小得偷蘭罪若象身小乃
至雞身大者得波羅夷罪是故說乃
至共畜生得波羅夷罪波羅夷者謂於
法智退沒墮落无道果分是名波羅

夷如是未知智等智他心智若習盡
道智盡智无生智於彼諸智退没墮
落无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
夷者於涅槃退没墮落无證果分是
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梵行退
没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
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
故名波羅夷若比丘以染汙心欲看
女人得越比尼心悔若眼見若聞聲
犯越比尼罪各各裸身相觸得偷蘭
罪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彼身大
雖入不觸其邊者得偷蘭罪有衆生
一道從是處食是處大小便若生若
死若婬此衆生初中後受樂者波羅
夷若女人身裂為二分就一一分行
婬者得偷蘭罪若繫縛令合行婬者
波羅夷若女人段為三分比丘於下
分行婬波羅夷中分行婬偷蘭罪上
分行婬波羅夷若女人身青瘀膖脹
於此行婬者波羅夷身若壞爛偷蘭
罪身全枯乾者亦偷蘭罪若以酥油
水漬潤不壞行婬者波羅夷若形壞
偷蘭罪骨瑣相連膿血塗著行婬者犯

越比尼罪白骨枯乾者越比尼心悔
石木女人盡女人越比尼罪若比丘
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若戒羸不說
還戒不說不還戒便作俗人隨其所
犯如法治罪若作外道亦如是若畏
不覆若覆不畏亦覆亦畏不覆不畏
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比丘不還
戒若戒羸不出相便作俗人形服而
犯罪者隨其所犯得罪若比丘於比
丘尼邊强行婬者比丘得波羅夷若
比丘尼愛樂者亦波羅夷若比丘尼
於比丘邊强行婬者比丘尼波羅夷
若比丘愛樂者亦波羅夷若比丘比
丘尼展轉共行婬俱波羅夷若比丘比
丘尼共行婬者俱波羅夷比丘沙弥
展轉共行婬比丘波羅夷沙弥驅出
比丘俗人展轉共行婬比丘波羅夷
俗人不犯乃至外道亦如是若比丘
三種行婬人非人畜生復有三種女
男黃門復有三種上中下道復有三
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若比丘
眠心狂入定有婬人强就比丘行婬
比丘若覺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是

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強就比
丘行婬彼覺已初不受樂中後受樂
亦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
母人強就比丘行婬彼覺已初中不
受樂後受樂者波羅夷是比丘若眠
乃至入定若母人就比丘行婬若比
丘覺已初中後不受樂无罪云何名
受樂云何名不受樂受樂者譬如飢
人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為樂又如渴
人得種種好飲彼以飲為樂受欲樂
者亦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
人以種種死屍繫其頸上又如破癰
熱鐵鑠身不受樂者亦復如是若比
丘行婬若買得若雇得若恩義得知
識得調戲得試弄得未更事得如是
一切得而行婬者皆波羅夷若心狂
不自覺者无罪是故說若比丘於和
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出相行
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犯波羅夷
不應共住世尊於毗舍離城成佛五年
冬分第五半月十二日中食後東向坐
一人半影為長老耶舍迦蘭陀子制此
戒已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婬戒竟

盜戒之二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尒時瓦師子長老達膩伽勸化立僧房種種莊嚴高大妙好雕文刻鏤香油塗地如紺瑠璃色常有供辦種種飲食時有長老比丘來問達膩伽長老幾歲荅言尒所歲客比丘言汝小我應是中住達膩伽旣與上座房住復更勸化起立第二房復有長老比丘來如前次第與房復更勸化起第三房復有長老比丘來亦復如前是時達膩伽念言我種種辛苦作房而不得住我當何處復得材木人功更造房舍常爲風雨寒熱蚊虻所困苦辦此房始得成已傍人常待如猫伺鼠成便見奪奈何可辦便作是念我自工巧並有身力當於仙人山窟邊黑石上燒作完成瓦屋時達膩伽作是念已便於仙人窟邊黑石上燒作完成瓦屋種種刻畫安施户牖唯除户扇户鑰衣架餘者一時燒成其色純赤如優曇鉢花尒時世尊雨後天晴於耆闍崛山

徊往來經行如來佛眼无事不見无
事不聞无事不識以是因緣欲說契
經令毗尼久住知而故問諸比丘仙
人山窟邊黑石上如優曇鉢色為是
何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達膩伽
比丘先勸化作僧房雕文刻鏤極好
莊嚴成已上坐次受復作第二第三
亦復如是便於仙人山窟邊黑石上
積作燒成瓦屋其色妙好如優曇鉢
花令仙人山窟邊里石上者是尒時
世尊告阿難持我衣來阿難持衣授與
如來尒時世尊著衣已往到仙人山
窟黑石上世尊成就最上威儀所謂
行住坐卧世尊不復用心行無威儀
所以者何業行功德自然殊勝非是
諸天梵王所能及者如威儀修多羅
中廣說尒時世尊以殊勝威儀往到
達膩伽燒成瓦屋所天神令屋户自
開其户下小如來平入雖下不㝵小
而不迮尒時世尊入達膩伽燒成屋
已便以金色手合縵掌摩捫屋壁語諸
比丘汝等覩此達膩伽比丘善能嚴
飾作此好屋是達膩伽比丘雖得出

家猶故不能猒本所習工巧技術猶
未能捨而復焚燒傷煞衆生又此瓦
屋寒則大寒熱則大熱能壞人眼令
人多病有是諸患汝等當壞此屋莫
使當來諸比丘習此屋法來世比
丘當言世尊在時諸比丘各各自作
屋住是故宜壞時諸比丘即壞此屋
世尊壞此屋已還耆闍崛山時長老
達膩伽比丘從村乞食還見屋已壞
即作是言誰壞此屋時有比丘語達
膩伽汝今大得善利何以故如來降
屈顧臨此屋汝蒙此屋受用之福世
尊知時故壞此屋時達膩伽聞是語
已甚悅情至七日之中忘其飢渴過
七日後便作是念我當何處更得材
木起立房舍瓶沙王木匠大臣耶輸
伽者是我本知識必有材木即便著
入聚落衣持鉢詣耶輸伽家共相慰
勞言无病長壽我欲起立房舍未有
材木汝能見施材木不大臣答言家自
无材王材亦盡若迎材至當相給與
達膩伽復言莫作是語云何王家而
言材盡大臣又言尊者若不見信可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第十八張　学

自恣着時達膩伽即便往詣作所求
諸材木見有五枚飛梯材即便取二
枚持歸作屋先王舊法五日一遊歷
觀府庫金銀寶藏宮人侍直象馬欄
廐車轝武㔟次行木坊見飛梯材少
无二枚即問耶輸陁飛梯材何以少
无二枚荅言大王盡在不少如是第
二第三案行復問耶輸陁飛梯材何
故少无二枚荅言大王盡在不少王
即瞋言汝不燒我材耶不持我材與
敵國耶即使有司攝繫耶輸陁耶輸
陁被攝已即便思念近尊者達膩伽
曾来索材无乃持去即便遣信白達
膩伽言尊者曾来索材不持此二枚
飛梯材去耶荅言持来復遣使白尊
者我坐失此飛梯材故被攝在獄尊
者當作方便自得无過令我早出達
膩伽即報言汝但白王先達膩伽比
丘從我索材脫能持去願勑撿挍王
即遣使喚達膩伽達膩伽便至王所
長老達膩伽為人端正儀容詳雅天
人所敬王見歡喜即問言尊者達膩
伽不取我二枚飛梯材耶荅言我取

王言尊者云何出家人不與而取達
膩伽言大王先與非是不與王問誰
與荅言王自見與王言尊者我為國
王雖復多事不憶相見云何言與達
膩伽言王不憶初受位時國中大臣
集衆一切河池泉水一切諸樂一切
種子以水漬之白象牙上水滴灌頂
拜之為王王時口自發言我今為王
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沙門婆羅
門是故王與非是不與王言尊者我
與國中无守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何
得倚傍先言偽辞見誑王言放此耶
輸陁令去國中諸婆羅門及敬信士
女皆歡喜言善哉尊者達膩伽方便
智慧巧荅大王得免斯過又令耶輸
陁安隱得出時王舍城諸不信佛法
者咸有恚言云何是沙門達膩伽倚
傍偽理欺罔於王苟得免罪恐自今
已往我等家中所有材木亦當取去
而言王先見與當奈之何如是敗人
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
尊佛言呼達膩伽比丘來來已佛問
達膩伽汝實取王家飛梯材不荅言

實取佛言汝出家人云何他物不與
而取達膩伽言世尊王先見與非是
不與佛言云何王與達膩伽言王初
登位時口自發言國中所有水草樹
木施與沙門婆羅門是故言與非是
不與佛言癡人王與无守護者不與
有守護者今此王村有守護者云何
言與達膩伽汝常不聞佛種種因緣
呵責不與取種種稱讚與而後取耶
云何汝今不與而取達膩伽此非法
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事增長善
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達膩
伽比丘最初開不與取佛告諸比丘
是達膩伽不但今日犯最初不與取
過去世時已曾最初犯不與取諸比
丘白佛言已曾尒耶佛言如是過去
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生生光音
天上世界還成光音諸天來下世間
時諸天人行住虛空以禪悅為食快
樂善住所在遊行身光相照不以日
月為明尒時衆生无有晝夜日月歲
數時節時水既去地味便生如天甘
露時有一貪味輕躁衆生嘗此地味

覺色香美味心便貪著其餘衆生故
而食之亦覺其美皆共取食食已其
身麁重退失神通光明悉滅世間便
有日月昏明歲數時節尒時衆生非
男非女食地味久形色並異其食多
者身色麁醜其食少者身色端正時
端正者自言已勝見麁醜者輕彼不
如恃端正故便起憍慢起憍慢罪故
地味即滅更生地膚味如紺蜜時諸
衆生皆驚歎言如何地味忽然而滅
便復相與共食地膚其食多者形色
麁醜其食少者身色端正其端正者
憍慢轉增如是已後地膚復滅地膚
滅已次生地脂味如石蜜其食多者
醜食少者好亦復如前其端正者倍
起慢心於是地脂忽然復滅地脂滅
已次有自然化生粳米取已還復不
覺增減朝取暮復暮取朝復比丘當
知時諸衆生見地脂滅已遂生憂惱
譬如丈夫憂惱所逼彼時衆生雖心
憂怖而自不知已之過罪尒時衆生
復食彼自然粳米食米漸久便有男
女形生更相染著婬欲轉熾遂成夫

婦餘衆生見已瞋恚打擲云何世間
非法忽生是會非生天法從今已後
當修善法生天之會佛告比丘時有
衆生為非法者慙愧猒汙藏隱不出
或一日二日乃至一月於是便興屋
舍而自障蔽為非法故彼時衆生便
作是念我等何為竟日疲苦不如晨
旦并取粳米兼明日食明日有衆生
來喚共取粳米此衆生荅言我昨并
取彼衆生言此是好法便相效并取
乃至十日二十日一月二月以貪意
儲畜故粳米變生糠糩朝取處暮則
不生介時衆生便共聚會聚會已便
相謂言我等本時皆自然飛行禪悅
為食快樂安隱轉食地味時彼衆生
未有惡法以惡法起故地味即滅而
地膚生地膚既生猶香且美次生地
脂乃至粳米猶故香美我等今日當
立制限分其米地令有畔界即便封
之此分屬我彼分屬汝時有一衆生
作是念若我自取已分不久當盡寧
可少取他分令我分久在彼諸衆生
見此衆生不與而取便語之言汝今

云何不與而取勿復更作然此衆生
猶取不止乃至再三然彼衆生重見
如此便言云何衆生行不與取乃至
再三從今已往若不與取者當加刑
罰彼遂不已便即捉得痛加鞭杖彼
得杖已便大嗅言云何世間有此惡
法使是衆生以杖見打是時打者援杖
放地亦大嗅言云何世間有是惡法
何種衆生不與而取妄有所説不知
羞愧於是世間便有三惡法出何等
爲三一者不與取二者妄言三者以
杖打人是爲最初三惡法出佛告諸
比丘是時衆生最初不與取者豈異
人乎今凡師子達膩伽比丘是也是
達膩伽從過去最初時不與取今復
於我正法中亦最初不與而取時諸
比丘復白佛言云何是達膩伽比丘
蒙世尊恩被袈裟瓶沙王見已便放
令去佛言如是諸比丘是達膩伽比
丘不但今日蒙我袈裟而得免罪過
去世時已蒙我恩著袈裟亦得度脱
過去世時大海邊有睒婆梨樹上有
金翅鳥是鳥身大兩翅相去一百五十

由是金翅鳥法以龍為食欲食龍時先以兩翅搏海令水兩闢龍身便現即取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食彼諸龍尒時是鳥以翅搏海見龍欲食龍甚驚怖便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是時彼龍化為人像金翅鳥化為婆羅門像逆逐此龍而並種種罵言汝何不早放袈裟此龍畏死急捉袈裟死不放尒時海邊有仙人住處花果茂盛時龍恐怖无所依怙便往投趣仙人住處仙人有大威德金翅鳥不敢便入逐

向仙人而說偈言

令此弊惡龍　自變為人身　畏死求解脫
而來入是中　仙人德力故　我當忍飢渴
寧自失身命　不復食此龍

尒時仙人作是念誰說是偈便起出看見此龍為金翅鳥所逐即便說偈答金翅鳥言

當令汝長壽　常食天甘露　忍飢不食龍
敬心於我故

時金翅鳥蒙仙人威神飢渴即除是

時仙人復告金翅鳥汝坐犯戒受此
鳥身今復習殺當墮地獄廣說十惡
乃至邪見如是一一皆墮地獄畜生
餓鬼及阿脩羅汝今宜當共此龍更
相懺悔後无餘怨彼即懺悔懺悔已
各還本處佛告諸比丘尒時仙人者
豈異人乎即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
王是龍者達膩伽比丘是是達膩伽
比丘本已蒙我袈裟得脫金翅鳥難
今復蒙我袈裟得脫王難時諸比丘
白佛言云何是瓶沙王見是達膩伽
比丘著袈裟故放令解脫佛告諸比
丘不但今日本已曾尒諸比丘白佛
言已曾尒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
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豊熟民
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
戒時彼國有獵象師其家貧窮又多
兒子兒子各各求索飲食時獵師婦
語其夫言居家貧窮飢寒如是何不
勤於家業獵師荅婦欲作何等婦言
何不勤修先人之業時彼獵師即辦
粮食執持獵具到雪山邊時有六牙
白象住在山下九生象中有如是智

便自念言以何等故人欲煞我欲煞 [illegible]
我者以我牙故是時彼象其祖先死
象取其牙藏著一處其父續死復取
其牙藏著一處出群象外彷徉遊食
彼時獼師次第遊獼歷諸山林遂至
象所多遙見獼師便生念言是何丈
夫乃至此中將非獵者欲來見殺即
便舉鼻招喚獼師獼師明練相象之
法若我不去此必見害便至象所象
即問言汝來何求獼師即向說其來
意象言汝更不來者當給汝所須獼
師荅言我有所得不欲出門何況至
此時象即以先藏祖牙與之獼師得
已歡喜還國彼作是念我持此牙歸
妻子衣食未得幾時我當屏處獨自
食之若我強健便有婦兒一旦无我
无五錢分便持象牙詣酤酒家時沽
酒者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此何處來
我於今日必得少利便敷牀褥代掊
象牙請彼令坐乘彼飢渴與酒令醉
醉復更索便共書券得酒甚少上券
甚多後日醉醒復更索酒酤酒者言
何故更索君似未解當共計錢若錢

有餘當更相與筭計既竟无一餘錢
彼即念言我當何處更得錢財正當
入山還煞彼象即便入山至先象所
象見獵師問言何故復來獵師對象
說其来意象言先與汝者今為所在
答言无智所致放逸用盡象言汝能
更不放逸者當復與汝獵師答言我
已悔前所為何緣重尒若能更惠真
不出門象復持父牙而用與之獵師
即持象牙還國復如前法无道用盡
即作是念當煞彼象今若徃者不令
見我彼大象者於春後月天時大熱
入池洗浴浴已還出在衆象前涼息
樹下尒時獵師便以藥箭射彼大象
中其肩間血流入眼象便舉頭看箭
来處即見獵師便遥誨之汝弊惡人
無有反復如我今者力能相煞但恭
敬袈裟故不煞汝即喚獵師汝可速
来截取我牙以身障彼獵師不令餘
象害之尒時林中有諸天神即說
偈言

内不離癡服　外詑被袈裟　心常懷毒害
袈裟非所應　三昧寂无相　永滅煩惱患

內心常寂滅 摩訶僧祇律第三 袈裟應其服 第十張
佛告諸比丘尒時大象王者豈異人
乎即今瓶沙王是獵師者今比丘達
膩伽是瓶沙王曾已恭敬袈裟故恕
彼獵師今復以達膩伽敬袈裟故而
不與罪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云何
是瓶沙王見達膩伽威儀庠序不起
惡心佛告諸比丘是瓶沙王不但今
日愛樂威儀不起惡心諸比丘白佛
言世尊已曾尒耶佛言如是過去世
時有王善化人物辯諸怨敵五穀豐
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
施持戒流愛人物王有一象名曰大
身晃惡難伏威震遠近時諸敵國莫
能當者有所討伐皆悉摧破諸有犯
王法者皆令此象足蹈煞之王有此
象恃之无畏彼象廐壞象便逸走到
精舍邊見諸比丘威儀庠序又聞誦
經煞生受苦不煞獲福象聞此言心
即調柔時有罪人犯法應死王勑有
司令象蹈煞時象以鼻三齅罪人都
無煞心彼監煞者即以白王象見罪
人直以鼻齅絕无煞意王聞此言甚

大愁怖便語來者象審尒耶荅言實尒王召大臣共論此事大臣旣集王告之言吾今爲王无能勝者正恃此象今忽如是當如之何大臣是時即呼象子而問之言近象廐壞象至何處象子荅言至精舍所大臣聪明豫知此象見諸比丘必聞經法心意柔軟不欲煞生便教象子近象廐邊作博戲舍作屠兒舍作囚繫舍汝便繫象近此諸舍彼象見博者張目儛手高聲大喚見彼屠者殘煞衆生又見獄囚考掠楚毒象見是已惡心還生王送罪人象即蹋煞尒時諸天即說偈言

象見善律儀　又聞罪福聲　善心日夜增
惡行漸得滅　習近諸惡業　先心還復起
唯有明智人　直進而不還

佛告諸比丘尒時大身象者豈異人乎即瓶沙王是瓶沙王宿世時曾見比丘威儀庠序愛樂歡喜今見達膩伽威儀庠序甚大歡喜不問其罪時達膩伽即作是念我作第一房上坐次受駈我今出第二第三亦駈我出

僧祇律卷第二　第三十張　學

復續作燒成瓦屋世尊復勅令壞取
王家材持用作舍世尊復見種種呵
責徒自辛苦用多事為自今已後止
此苦事休廢衆僧苦樂任意時達膩
伽便習无事晝夜精誠專修道業得
諸禪定成就道果起六神通自知作
證時達膩伽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麁隨衆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脩涅槃道
介時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諸比
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不與盜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
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求糞
掃衣於王舍城遍求不得便至塚間
亦復不得尋水而求亦復不得最後
至浣衣處求時浣衣者浣衣已竟別
在一處與人共語時比丘往至衣所
有異男子語浣衣者言彼出家人欲
取汝衣衣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釋
種出家浣衣者言无苦沙門釋子不

與不取須臾比丘便取此衣向異男子復告浣衣者言沙門已取汝衣浣衣者猶故荅言无若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時彼比丘便挾衣而去彼男子復告浣衣者沙門釋子已擔衣去衣主便起看之咄哉實持衣去便逐喚言尊者尊者是衣是王大臣許長者許各各有主願莫擔去比丘故去猶不放衣主便罵言敗行沙門若不還我衣當如是如是治汝比丘持衣往至住處閉戶以衣敷繩牀上閉戶而坐時浣衣者持五種灰逐入祇洹有餘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復有坐思惟者比丘便謂浣衣者言何以高聲大喚浣衣者言今我失衣何以問我高聲喚為諸比丘言誰持汝衣去荅言出家人即問何道出家荅言釋種子諸比丘問言持至何處浣衣者言入此房中諸比丘便往彼房以指打戶喚言長老開戶彼比丘默然不應有年少比丘多力強排戶入盜衣比丘即大慚愧低頭不語時年少比丘便於牀上取衣而出以其領數謂浣衣

者言衣數相應不合言相應時諸比
丘語浣衣者言此中出家有種種人
譬如一手五指不齊雜姓出家何得
一種汝好賢者莫廣語人我等自當
上白世尊時浣衣者即作是言沙門
釋子有王者力婆羅門長者力我向
但恐都失此衣今既還得何所復說
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廣白世尊佛言
喚是比丘來即便喚來佛問比丘汝
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汝
不聞佛制戒不得不與取耶世尊我
知制戒自謂城邑聚落不謂空地佛
言癡人聚落中不與空地不與有何
等異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
是長養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
何是浣衣者不信謗人為彼比丘所
歎耶佛告諸比丘是浣衣者不但今
世不信過去世時亦曾不信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
去世時有二婆羅門往南天竺學外
道經論學已還其本國當共還時道
由曠野經放牧處見二羖羊當道共
闘羊相觸法將前而更却時在前行

者專愚直信語後伴言看是羝羊四
脚之獸而用議讓知我婆羅門持戒
多聞數數為我却行開路後伴答言
婆羅門汝莫輕信謂羊有議此非相
重開路揖避羊聞之法將前而更却
在前行者不信其語為羊所觸即時
絕倒傷破兩膝悶絕躄地衣服傘蓋
裂壞蕩盡彼時有天而說偈言

衣服裂壞盡　體傷悶躄地　此患癡所招
斯由愚信故

佛告諸比丘時前行婆羅門豈異人
乎今失衣者是時後行婆羅門者今
告異男子是時羝羊者取衣比丘是
失衣人先已不信為羊所困今復不
信自致失衣本曾不信後行者語今
雖告誡亦復不信佛告諸比丘依止
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比丘聚落空地不與盜數
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